

中本起經卷下

緣二

後漢三藏法師西域曇果共康孟詳譯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

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迦蘭陀承佛降尊馳

詣竹園五心禮足緣二逡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

世尊願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長者欣

悅接足而退還家具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

極世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此言善温與主人

迦蘭陀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齊遙揖

為友須達因事來至此國推親往造時迦蘭

陀親自供膳不容得出踟躕殊久呼使而曰

吾故遠至以展不面虛心在昔遲散所懷不

謂今日見薄不偶事訖乃出相揖而坐不面

在昔屈辱臨顧傾企之情有兼來趣明請大

賓執事自逼不暇得出是使乃心滯而不叙

善温問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

曰同志卿不聞乎白淨王子入山六年道成

號佛威相明遠神通矚幽方身丈六華色紫

金明曜於世吐法陳戒精義入神所從弟子

名比丘僧居靜身正修德履道忽榮棄利義

曰真人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善温聞稱

佛聲舉身毛豎心喜交曾逸豫待明五情內

騷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霍明即便嚴出

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濕波過

往跪拜禮畢旋顧奄便更冥善温惶怖不知

所趣雖有此變心猶存佛恐畏消除空中聲

曰善哉須達心至乃爾即問空聲為是何神

便告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

許奚為此間即而答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

大目捷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天上功德薄少別使典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覩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天放身光照於竹園善溫尋光遙見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微心視相而問於佛神尊寧安佛爲須達而作頌曰

無憂無喜相 心虛清淨安 已昇無所生
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 永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淨意遠得法眼歸命三尊次受五戒爲清信士前白佛言唯願如來臨盼舍衛教授一時濟渡羣民世尊又曰卿姓字何長跪對曰鄙字須達侍養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佛

告之曰彼有精舍容吾衆不對曰未有長者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而白世尊余能堪任興立精舍唯須比丘監臨處當顧勅舍利弗汝行營佐即受教命作禮而退還彼舍衛周行求地唯祇園好衆果流泉竒鳥翔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了無賣意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錢集布滿園爾乃出耳重問審實爾不祇謂價高子必不及戲言決矣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監不聽走白大夫須達送錢不審內不報勅園監吾自戲言遣錢勿受二人共諍舉國耆老馳往諫止耆老斷當地價已決不應得悔國正清平祇不違法即聽布錢門裏不周祇意喜曰吾得園矣遣人催篤運致填路須達自往共詣園觀所思未周意憤不樂祇曰國

賢若悔便止答曰不悔思得伏藏畢地直耳
祇心唯佛必是至尊能使斯人竭財不恨可
戴可仰神妙如茲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
貿樹共作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與功
夫僧房坐具床榻茵蓐極世之妙迦施幢幡
香汁灑地備辦供具兼餼重饌燒衆名香遙
跪請佛唯願如來枉屈尊神於是衆祐與大
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舍衛國應須
達請威神震動國內咸喜男女大小填路而
出給孤獨氏及王弟祇陀前禮佛足共上精
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獨園王國有事
急召須達赴行應會事訖馳還奉齋盡恭却
從步涉中路有人奉酪一瓶顧無所使自提
而行前逢梵志請令提之共詣精舍手自斟
酌顧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行澡儼然聽法

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梵志暮還奉齋不食婦
怪而問不審何恨答曰不志吾齋故耳婦重
質之何從齋來梵志答曰給孤獨氏於園飯
佛請吾往齋齋名八關其婦流淚忿然言曰
君毀遺則禍此興矣瞿曇亂法奚足採納迫
蹶不已便共俱飯梵志壽筭終於夜半生於
鬱多羅衛國作大澤樹神時有婆羅門等五
百人欲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
仙中道乏粮遙望彼樹想有流泉馳趣樹下
了無所見窮困斯澤饑渴委厄樹神人現問
梵志曰道士那來今若欲行同聲答曰欲詣
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饑渴幸哀矜濟樹神即
舉手衆味流溢衆飯飽足詣神請曰何等功
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因舍衛給孤獨氏
持八關齋爲婦所敗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

此樹神若法齋法福應生天爾時樹神而作
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名

拘藍尼國有長者字瞿師羅

此言美音人民敬愛

言輒順承梵志過宿美音問曰道士何來今

欲所之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給

孤氏食採法齋莫遂本志美音喜踊宿行所

追亘解欲行宣令宗室及所親愛誰能共行

受齋指式合五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咸

義嚴出行詣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遇而

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給孤獨氏也

梵志眾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

趣相見同聲歎曰久承令德注仰虛心聞有

練二

五

道訓八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止車答

曰吾有大師號曰如來眾祐度人近在祇洹

可共俱進造觀世尊聞命敬諾恭肅盡虔遙

瞻如來情喜內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

本心旨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

門美音宗等速得法眼諸比丘白佛五百梵

志及諸長者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久遠

時世有佛號名迦葉為眾講法說吾當來今

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欲見當來釋迦文佛

是諸長者亦同斯願從是因緣見吾便解比

丘歡喜盡受奉行美音心惟欲請世尊佛知

其意而告之曰彼無精舍汝願不遂美音悅

解喜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為精舍惟哀垂救

濟度羣生乞退還國修備所供頭面接足禮

畢乃去

本起該容齋品第八

爾時如來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從舍衛祇洹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舍足蹈門闔地震動珠璣樂器不鼓自鳴盡毒隱伏吉瑞和清當爾日也境界人民靡不驚肅渴仰世尊是時國王名曰優填強說侵尅開納佞言耽荒女樂疑網自沉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容姿一國少雙左夫人少字照堂爲人僑傲唯惡是從讒嫉賢良譖人無狀右夫人字該容執行仁愛虔敬肅恭清素約已文不加身王珍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嫉譖之至深察言觀行不納其言該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因歸問訊路由精舍每過修敬減省香直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佛爲說法盡心不忘施訖還官

緣二

六

過肆取香因此功德本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任實首情每減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該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即自念曰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報度勝爲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宜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勅而還便遣出宮重告之曰具受儀式度勝未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該容欣悅開筍出衣積爲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法夫人該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道溝港度勝應時逮得總持照堂協恨妬憤內發數譖非一王反辱曰汝輩媛盡言及不遜彼人操行執節可貴照堂心忌猶欲害之密白王曰恒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

溢邪趣妄實循良中直見忽數譖不已王頗
惑之照堂心謀伺于齋日中之必矣伺其齋
時因歡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
召被命皆會該容持齋獨不應命返覆三召
執節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縛置殿前將
欲射殺該容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
向已後箭輒還王時大懔惶怖解焉而問之
曰汝有何術乃致是耶夫人對曰唯事如來
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
不近身必是世尊哀愍若茲王曰善哉豈可
言也當詣精舍覲現表虔會有敵國興兵入
界彼衆強盛王自出征顧命梵志名曰吉星
權領國政照堂喜曰吾父領政教子必矣王
去之後女與父謀燒殺該容及諸侍女詐言
失火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徙吉

星捨於界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輩
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闡佛法諸比丘退席
白佛言王后該容及其侍女精進乃爾見諦
得道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
聞佛告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有姪女五
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有辟支佛名曰
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國士女歸心師
焉諸女恚曰此人奚來斷吾賓客咸共興恚
謀圖毀害後日迦羅入城分衛至巷乞食次
到女家衆女羣出火撲迦羅於是迦羅舉身
焦爛心無所恨便現神足飛昇虛空衆女驚
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自陳情曰女子蠢蠢
不識至真羣愚荒傲毀辱神靈自惟過疊其
罪若山願降神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
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世尊又曰時彼姪

女詒容等是也。罪福追人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受戒而退。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頓祇洹。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爾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大比

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持一瞿曇彌

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

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

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瞿

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

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

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其後不久

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精舍入迦維羅

衛國大愛道聞佛從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

歡喜即行到佛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

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
佛法律我已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
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
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
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佛時
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補成衣已著
衣持鉢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
行追佛佛行轉到那私縣頓止河上大愛道
便前稽首作禮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
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
信欲出家爲道佛言且止持二瞿曇彌無樂以女
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
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
前作禮遶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之衣徒
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汗塵身體疲勞歔歔

悲啼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道如是即問言
瞿曇彌何因弊衣徒跣面垢衣塵疲勞悲啼
大愛道答言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
受佛法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
彌且自寬意待我今入向佛說是事賢者阿
難即入稽首佛足下長跪白佛言我從佛聞
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
欲受法律其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爲道願佛
許之佛言止止阿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
爲沙門也所以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
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爲衰弱不得大強
盛也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
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粗熟而有惡露
災氣則令善穀傷敗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
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興盛阿難復言今

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
長大佛言有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
有恩我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
至于長大今我於天下爲佛亦多有恩德於
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自歸
法自歸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不復
疑苦不復疑集不復疑盡不復疑道乃成其
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其布施成其智慧
亦能自禁制不殺生不盜竊不婬泆不妄語
不飲酒如是阿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
飲食卧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
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
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善治
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可入我律戒何謂
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

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持大戒半日已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四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檢押所聞所見當自省察之五者比丘尼不得訟問比丘僧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聞見訟問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丘尼有底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半月詣眾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八者比丘尼雖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下坐以謙敬爲作禮是爲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道審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爲沙門賢者阿難受佛語已熟諦便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彌可勿復愁以得捨家之信去家就戒佛說女

蘇二

十一

人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一爲伯母說佛所教勅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事而人復欲利益之安隱不怖以好華香珍寶結爲步搖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耶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愛道便受大戒爲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尼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爲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作禮阿難言小且待我今入問之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白佛言大愛道

比丘尼言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爲新受大戒幼小比丘僧作禮佛言止止阿難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外道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衣上令我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解髮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豫具衣被飯食卧牀病瘳醫藥願諸沙門當自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佛

錄二

十二

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佛復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百歲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謂爲五女人不得作如來至真等正覺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夫此五處者皆丈夫得爲之丈夫得於天下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已皆歡喜奉行

無常品第十

是時如來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釋種出家處山以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威影神妙天龍鬼神無不宗仰爲人說法上中下言悉善其聞所說莫不歡喜開福塞

禍言入泥洹即便嚴出道從如常至門下車
羣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頃承釋子端
坐六年道成號佛爲實爾不是世所美乎佛
語王曰吾真是佛世不虛傳王復言曰瞿曇
自稱爲佛故非佛也佛復答王過去久遠時
世有佛名曰定光投拜吾決汝於來世九十
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十八特妙之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
事不足不名爲佛吾今具有是故爲如來無
所著正真覺也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
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修治水
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六術靡不經涉
年高德遠不蘭迦葉六人子等名稱蓋世猶
未得佛佛者實尊以是推之遲疑不信佛告
王曰吾今爲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善

緣二

十三

哉佛答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何謂爲四
一者太子雖小當爲正君此不可輕二者小
火燒草草盡乃止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
能爲風雨雷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年少比
丘已入道要深妙之慧能飛行教化度脫人
民此不可輕於是世尊爲王而作頌曰
太子福成當爲正君 愚人輕慢禍疊是生
正由心出能重能輕 宿行所得福自隨形
能觀本德然後觀人 道要已備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所燒無限 須彌寶山亦從小起
智者觀物無小無大 遇龍不避小毒害人
比丘破惡精進入禪 道成神通變化度人
見諦淨無垢 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
爲衆除憂患
王聞正言垢重情弊惟疑未悟前禮佛足辭

退還宮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
兒子禱祠盡力末後生男其年七歲得病便
亡其父憂毒卧不安席不復飲食聞佛能除
憂患即詣祇洹佛問梵志有何愁憤顏色憔悴
婆羅門言我年老耄止有一子捨我終亡

緣二

十四

悲憐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生憂悲梵
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憂悲佛言
不然如是至三婆羅門不解走出祇洹見二
人樗蒲心自念言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
二人恩愛爲樂爲憂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
樂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說此
二人答曰沙門瞿曇反世惑人慎無信焉國
內愚者共嗤佛語乃上聞於王令王意惑便
謂夫人夫人字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反
論失理何有恩愛而生憂悲夫人對曰佛不

虛言其實如此王復謂言汝尊瞿曇如是宗
親其信而已夫人白王何不自往若遣智者
請啓所聞驗世狂惑王聞其言即召智臣那
利繩汝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尊
旨橫言恩愛而生憂悲怪其理乖是故遣信
下承風化若佛有教汝諦受之臣受王命即
詣祇洹禮佛却住斯須進前長跪白佛言國
王波斯匿稽首座前問所不解願佛示導敢
告真言於時如來命臣就座而告之曰恩愛
之本深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又告大
臣吾今問卿意解便對譬如有人父母終亡
妻子死盡財沒縣官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
臣對曰審如尊教又告大臣古昔有人居貧
窮困而其娶婦得富家女嬾墮無計日更貧
乏家困餉饋欲奪更嫁妻聞家議便以語夫

緣二

十五

我家勢強必當奪卿當作何計夫聞婦言將共入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自刺佛告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臣受佛教禮退還宮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猶嗤此言復謂末利瞿曇何故正作此語夫人白王欲啓一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夫人問曰彼方二郡一名迦夷二名拘達盧若有白王云彼二國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豐樂因此二國若有此問情用憂憤夫人復言太子瑠璃皇女金剛若疾若亡王當云何王答夫人此情難堪夫人問王此爲恩愛生憂悲不夫人白王賤妾鄙陋得侍幃幄一旦病亡王當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全夫人復言此爲恩愛生憂苦不王意乃解即便下床遙禮祇洹歸命三尊懺悔謝過盡

形竟壽首戴尊教

自愛品第十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衆僧具足而爲說法國王波斯匿以日昃時道過佛所下車却蓋拱袖直前稽首于地却就王位佛問王言從何所來衣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流淚對曰國太夫人背棄天下侍送靈柩安厝始還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哀悴貪得表見性頑嬰疊情感邪聲今始乃解明教至真憂悲苦惱皆由恩愛每惟道訓世所希聞於時世尊而告王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衆生受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終之日無不分散譬如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落果熟離本須彌寶山劫盡爛壞大海深廣猶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進履道佛作

緣二

十六

頌曰

命如果待熟 常恐命零落 以生皆有苦
 誰能致不死 如河駛流疾 往而投大海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世尊又告遮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案行七
 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諸天食福餽儲
 自然至其祿盡亦復磨滅比丘破惡一心思
 禪榮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
 如來出世權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大千周
 巾三界濟度羣生十力世雄猶現泥洹人生
 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如風過庭尊榮寶
 位其若夢矣推古驗今無始不終轉輪五道
 見諦反真佛為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雖壽千年 亦死過去 合會有離 無親可恃

錄二

十七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志堅若地 德重若山 真人無垢 寂然歸滅
 快哉福報 所願皆成 上寂大人 自現泥洹
 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謂自護
 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生於世四大合
 成性愚習癡殺盜婬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
 習善行仁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
 戒攝心信以篤道守禮以謙孝順以誠此人
 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枉橫志行修
 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衆行歸身若入軍旅
 兵刃不傷虎兇無害自護之方唯持戒行佛
 為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熱毒
 生無善行 死墮惡道 往疾無間 到無資用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調心正體 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 爲聖所譽 自愛如是 快解無憂
惡行危身 愚謂爲易 善最安身 愚人謂難
信法奉戒 慧意能行 上天衛之 智者樂慈
仁愛不邪 安止無憂 能除患怒 從是脫淵
王聞法言 愚解妄斷 前受五戒 羣臣從官
皆發道心 天龍鬼神 歡喜樂聞

大迦葉始來學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衆說
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具足於時摩訶
迦葉垂髮弊衣而來詣佛世尊遙見歎言善
來迦葉豫分半牀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
作禮退跪自陳曰余是如來末行弟子願命
分座不敢承旨大衆僉念此老道士有何異
德乃令世尊分座命之此人俊人唯佛明焉
於是如來察衆所念欲決所疑廣論迦葉大

緣二

十八

行齊聖世尊又曰吾以四禪禪定息心從始
至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得定
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性亦慈如此
吾以大悲濟度衆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
以四神三昧而自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爲四
一者無形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
積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
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
得六通何等爲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悉知
一切人意三者耳徹聽四者見衆生本五者
知衆生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三
界獨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爲四一者
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
滅梵迹獨存無憂喜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
亦復如是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

文陀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欽其
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時乘天車忽然昇
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
佛告比丘爾時天帝者大迦葉是文陀竭王
則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並坐
吾今以無上緣二正真法御之座報昔功德佛說
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皆發
無上正真道意法教名遠莫不樂受

度柰女品第十三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過
跋耆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離詣柰氏樹園
城中有女名阿凡和利聞佛來化歡喜無量
即便嚴出與五百女人俱佛勅諸比丘端意
低目勿妄顧視色欲亂人唯道能制御情檢
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與五百

女人俱欲聽說經法汝曹各護淨行持之勿
放諸比丘唯諾受教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又
手當心低頭直前頭面禮佛却就女位世尊
告曰形不久住色不久鮮命如風過少壯必
衰勿恃容姿自處汙行世間迷惑禍起色欲
三塗勤苦智者能閉女聞佛言心解欲止便
發道意自歸三尊於時阿凡和利退坐白佛
不以女賤得服法言願樂如來明日枉尊及
比丘僧顧下薄食佛時默然以爲許可起以
頭面作禮歡喜而去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
百同輩聞佛垂訓止住柰園即皆俱行詣佛
聽法車馬服飾五色輝煌出城詣園人從車
馬寂然如法詣門下車叉手直進禮拜陳情
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榮位尊豪快樂如意
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佛功德增益諸

長者子歡喜退坐長跪請佛明日屈尊哀臨
蔬食佛便告曰已先受請佛不二諾諸長者
子復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受
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佛此是國
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如來慈普不問尊
卑諸長者子前禮佛足辭退還家過與阿凡
和利語曰佛者至尊用一切故來化吾國飯
佛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慎勿
供辦故來相語女曰長者子無以豪強威力
加弱今乞四事若見惠者不敢在先何謂爲
四事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
命保在莫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減四者
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女曰善
心巨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辦便相謂言此女
福人先得飯佛乃覺非常甚可喜樂中有年

少恥其出後當共固之便勅市監罷不作市
阿凡和利遣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衆
膳備有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氎布香油
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遣使白佛城門復
閉使還白言城門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
女自念言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
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諸長
者子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
華便詣佛所飛鳴白言衆嚴畢辦唯願枉尊
於時衆祐法導威儀足蹈門闔天地震動龍
雨灑塵天樂下從諸音樂器自然而鳴佛坐
飯竟行澡盥畢爲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
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
與比丘僧還詣柰氏樹園一切歡喜無不樂
聞

尼捷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婆塞俱詣那難陀國波和離園是時國內奉事六師迷於邪行城中有豪長者字阿夷跋提弗奉事尼捷精勤第一聞佛來顧往尼捷所禮拜如常尼捷問曰卿聞瞿曇來至此不對曰已聞尼捷語曰汝往難沙門瞿曇一事當令如噓跋提弗言何謂一事乃令不對乎答曰汝難瞿曇吾聞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滿猥將羣衆來適饑國費損人食此大無益跋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覩神德威相赫然弟子法儀恂恂庠敬心踊躍拱袖進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欲請一事願蒙授解佛言恣所欲問跋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切令得安隱而將大衆顧臨饑國減損民食

費而無益佛告阿夷跋提弗言吾從九十一劫已來不聞勸人爲福損而無益也吾聞尊貴富樂本起布施未有唐捐費而不報者也人行仁義現世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祐隨身又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爲八一者爲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三者火起不覺四者水所沒溺五者怨家債主橫見奪取六者田農不修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者惡子博掩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禍當至非力能制是故如來以此因緣勸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盜賊不復得害壽終生天衣食自然佛告長者真言至要化世愚惑若不信者自毀人本墜墮三塗若能覺識改聞易行遷神無爲所向分明阿夷跋提弗聞佛說法情喜內定退坐自陳愚

癡積惑未識真言所質非法實非鄙意尼捷
所遣奉使不遜願佛垂恩原恕罪咎佛言汝
能自覺此福無量長者歡喜復白佛言情闇
難悟欲問所疑佛言隨意所問今當爲汝事
事分別長者問曰伏聞如來慈等普救不審
法教偏駁不等有得道者不得道者抱疑日
久願尊開朦佛言善哉問也諦聽諦受譬如
農夫宿有二業一田業高燥肥沃二田業下
濕瘠薄於春和時等力與功下種應時耘除
草穢至秋獲實升斛懸殊佛告長者人功不
偏所收不等者地厚薄故也人聞吾法信受
奉行如意所得喻於沃田所收無數今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深淺神
通無礙人聞道言背而不信喻如下田沒溺
不生今六師尼捷等是也世尊又曰譬如

緣二

二十三

人持器取水一器完堅二者穿壞若用受水
完者恒滿穿者漏盡人聞道教精進修勤奉
戒不違嚴勅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
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謗毀忘失人本還入惡
道喻於穿器無所感受佛言長者宿命善行
乃得見佛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
落不成實跋提弗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說
至誠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一
切皆發道心六師邪術一切皆毀廢天人龍
鬼宣明法聲

佛食馬麥品第十五

於時佛從波和離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日舍衛國界有郡名隨
蘭然有婆羅門名阿耆達多智明慧居富無
比往詣阿難邠坻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

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答曰子不聞乎釋迦王子出家爲道道成號佛身色相好非世所見法式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達知衆生原諸天龍神莫不奉受每說法言精義入神非吾螢燭所能宣陳時阿耆達聞佛聖德五情內慘即便問曰今爲所在可得見不答曰近在祇樹廣開真言明日阿耆達往詣祇洹入門見佛威神光明敬心內存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說法歡喜踊躍即便退席請佛及僧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旨知徃古因緣默然受請阿耆達得佛許可辭退還國於是阿耆達還家嚴供極世珍美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徃詣隨蘭然時阿耆達天魔迷惑耽荒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樂三者衣食四者榮利五者色欲退入後堂

緣二

二十四

告勅門士不得通客一時三月不問尊卑須吾有教如來到門閉而不通便止舍邊大叢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旣饑人不好道各且自便隨利分衛舍利弗受勅上昇忉利天日食自然衆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問於阿難朝行分衛何以空還阿難答曰此國饑荒又不信福馬師而曰今有馬麥願用施佛及衆弟子減麥飯佛及比丘僧阿難得其麥分以鉢受之心用悲痛諸天名味國王供饌每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麥甚爲麤惡何忍持此供養佛手持所得麥告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佛倩母熟之功德無量母答阿難吾今忽務不能得爲比居一母聞歎佛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食呪願阿難心結佛欲解阿難意餘飯施與

阿難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難意解曰如來
妙德不可思議是時世尊欲詣跋耆國先使
阿難往告阿耆達阿難受勅即便往告阿耆
達見阿難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來今爲所
在阿難報曰世尊在此爾來三月前受卿請
尊無二言一時已竟告別當去阿耆達聞佛
垂化不及供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
禮而自陳言愚癡罪覆違失言信願佛慈恕
原其重殃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耆達歡喜
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叙供養佛以歲至即
便可之時日舍利弗從天來下歲節已過當
詣跋耆國阿耆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
令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糧是應食
噉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爲呪願而作頌曰
外道所修事 精勤火爲最 學問日見明

緣二

千五

衆義通爲最 人中所歸仰 遶迦越爲最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爲最 衆星列空中
日月明爲最 佛出於世間 受施爲上最
阿耆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國人大小皆發
道心前禮佛足歡喜而去於時阿難承佛威
神知諸比丘心中大疑因宜白佛如來神妙
三達廣照知衆生念因緣所起不審何故食
麥一時願佛開化散解衆疑佛告諸比丘過
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槃頭越時王字曰頻
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出家學道道成爲佛
猶名維衛相好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
萬二千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嚴飾幢
旛極世之珍城内整頓煒煒煌煌時有梵志
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入城顧問衆人有
何異節光飾乃爾行人答曰頻頭王子得道

